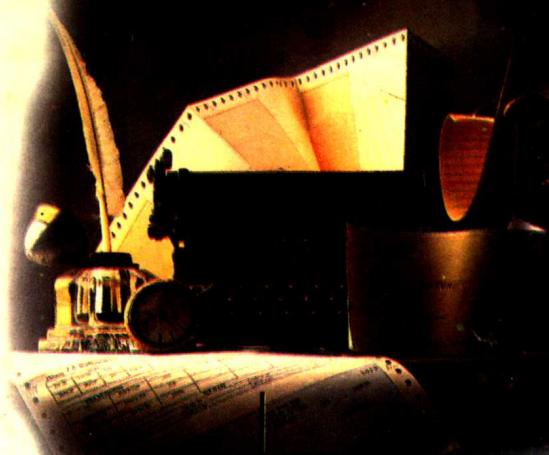


斯人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 SU WEN YI CHU BAN SHE



MING REN
ZI BAI

名人自白



名人自白

斯人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名人自白

作 者：斯 人

责任编辑：孙金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涟水县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190,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24-X/I·691

定 价：8.4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多明戈	我的后四十年
7	萨达特	走向自我解放
19	黑泽明	《罗生门》
28	肖斯塔克维奇	死亡的权力无比
40	波普尔	无穷的探索
53	博尔赫斯	巴别图书馆馆员
64	维纳	童年将逝
76	玻恩	见解
88	卡夫卡	与自己对话
93	爱因斯坦	自述片断
99	邓肯	艺术与爱情
110	珂勒惠支	魏登丹九号

119	泰戈尔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128	尼采	看哪这人
135	倍倍尔	个人私事
142	托尔斯泰	忏悔录
161	梭罗	寂寞
174	威尔第	自传
187	克尔凯戈尔	蕾琪娜
198	达尔文	对我的智力的评估
210	穆勒	神童成年后的危机
225	德·昆西	鸦片的乐趣
237	卢梭	在少女身边
247	斯宾诺莎	哲学的目的
255	奥古斯丁	皈依天主
269	史铁生	我与地坛
286	李泽厚	我的选择
297	张爱玲	天才梦
301	萧红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304	侯外庐	旅法·试译《资本论》
312	冯友兰	晚岁回顾
322	胡适	从拜神到无神

多明戈 (1941——)

我的后四十年

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生于马德里。父母均是西班牙民族歌剧演员。9岁时全家迁居墨西哥。青年时期热衷于斗牛和唱歌。于席德音乐学院毕业后入墨西哥国家歌剧院。1962—1965年在以色列工作。1965年起在马赛、维也纳、汉堡、柏林、纽约、伦敦等地著名歌剧院演出。嗓音丰满华丽，坚强有力，胜任从抒情到戏剧型的各类男高音角色。还演唱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小歌，又是位颇得好评的钢琴家和指挥。

本文选自《当代歌王多明戈自传》，标题有所变动。

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既幸运又幸福，写这本书时又重新体验了一次，这给我许多快乐。但我乐意以描述我未来的梦想作为故事的结束：创办一所杰出的歌剧学校。

我经常傻想 60 年代末我在汉堡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花时间与指挥内罗·桑蒂讨论歌唱风格，谈论卡鲁索或吉里是如何唱某些乐句的，神态惊讶地听内罗讲托斯卡尼尼是如何经常用几个小时教像斯特比尔和瓦尔登戈这样的歌唱家唱威尔地《福斯塔夫》中的两个词：“鳗鱼”。我和内罗没有从事如此深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以前使我思索的某些歌唱艺术我还没做到——或者至少不够。我很想念那些日子。

今天，大多数人责备歌唱家们和他们发狂的时间表，我们是难得有时间坐下来和指挥适当地探讨特别的音乐要素。但是，我们的时间表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指挥们所需的时间表也是满满的，不允许他们有时间向歌唱家们仔细释疑解难。

这一难处的另一个原因是演出已逐渐地占去了大部分的排练时间。许多时间对歌唱家来说常常是种浪费，与其说是因为我们过分排练（尽管那偶然是事实），还不如说是因为好几个小时我们就这么围坐着，在今天的大歌剧院里，演出有时非常混乱，有

些东西被充分准备是正确的——但这不能牺牲音乐，音乐是经常被忽视的。许多次我们歌唱家一天又一天在剧院里荡来荡去，而合唱成员则在被受教舞步，或者排练不是我们的戏。

作为这本书的主要宗旨之一，我已叙述了一些我自己在准备开始歌剧生涯时的想法，我理想中的学校将准许我实施那些想法。我希望在全世界通过严格的试听，挑选收集一批 15 岁到 20 岁的年轻歌唱家。最后参加挑选的将是我自己，我的选择标准不仅基于歌唱潜力和音乐才能，这将是头等重要的，但首先是要看学习的智力和才干。我相信这些歌唱家中每个人，都能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引人注目的高水平成就。这些年轻人将必须受到声乐训练及有关方面的良好教育，并将随即开始他们自己的事业。为准备他们的演出，我将在技术上指导他们一年，然后，第二年致力于排练和演出。

学校将与一家歌剧院建立联系，参加者都将在那里学习，享有全额奖学金。两个学年的每一个持续八或九个月。学生们将会有极大的工作愿望，因为那两年的艰苦劳动将决定他们的命运。生活对他们也将是美好的，但是偷懒将预示着他们必须离开。

大约有十名学生将要准备一年，而另外一半人要进入一个活跃的演出年份。剧院的乐队、合唱队及所有有关人员都能来参加排戏，第二学年的学员

都可望演唱几部不同的作品达三四十次。一年里演两次苏珊妮塔，接着演三次劳雷塔是有益的，但这当然造就不出一位十全十美的职业歌唱家。我相信干起来再说，如果你是位演员，你就必须演出。

为了这种教程，我要求教员是他们各自学科中最能胜任的人——音乐辅导、语言辅导、舞台指导及舞蹈、击剑、丑角教师。让歌唱演员学些歌剧演出中某方面的技术也是个好主意，这样，他们对化妆、服装、灯光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眼光。

我也要求年轻的指挥有机会同这所学校联系获得这种经历。优秀的歌剧指挥是凤毛麟角的；迄今为止人们看到许多年轻指挥都乐意指挥歌剧，他们已做完所有的作业，但就是无法找到机会获得实际的专门技能。最终，我们甚至也能够顺应年轻的导演、设计师、及其他人在专业技术方面的要求。总之，我希望这所学校将对整个歌剧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教学规划将分两部分。一方面，我希望有可能对大都会或任何其他主要剧院说：“我发现你们有个弱点——你们需要另外的女中音，一名抒情男高音和一名男低音。两年内你们将得到，他们是第一流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家歌剧院有一位年轻的歌唱家已经在演出，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锤炼，就为了这个目的那人能被送到学校来。我想公众将会惊奇

听到这么些已多次被确定地位的歌唱家怎么又来到我和我的同事那里，不仅是为了征求意见，而且为了实际的、具体的技术帮助。我的学校将是一个能够提供这样帮助的地方。

一个可能理想的校址是在摩纳哥。我曾在格拉丝公主去世前不久与她谈过这个计划，她非常支持。不仅是蒙特卡洛的气候宜人，而且那里还有一座目前未充分利用的宝石般的歌剧院。我当然想把我的祖国西班牙作为学校的另一个可能的所在地。我已经和阿方索·德·霍思洛赫亲王在马尔韦利亚进行了大量情绪热烈的讨论，商讨在太阳海岸建校的可能性。包括维罗纳的漂亮的菲拉莫尼科剧院在内的两家剧院经理部已和我探讨过开设学校的问题。

学校将附加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无论建在哪个城市，我要求少年儿童刚刚完成看和听的准备后就能参加演出。对他们有益的应该是体会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必花这么些年光听不干，他们有权利并且按照自己的方法成为世界著名的演员。

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在准备实施这个想法前保持沉默。但冒着有可能徒劳的风险，我也必须说一说计划里最重要的部分，即作为一生搞戏剧的结果，我自己能干些什么。我自己将不做并且不能做所有的事务工作和学术工作，但在我心里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想法，我的参与将是决定性的。我相信我有嗅觉

(或听觉)，能找到真正的人才。在达不到水平的人身上过度努力是无益的，最可悲的是让真正的人才从身边溜走。没有一个人能期望得到百分之百成功的预示，但我感到我足以知道怎样避免某些这类最糟糕的过错。

在某种意义上，这完全是个梦想，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这目标决不是难以达到的。事实上，如果我想立即实施这个计划，我也能够做到。可我不着急。直到我歌唱生涯结束了我才想着手进行，这样我能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这项工作。何况我还希望指挥乐队，而指挥不像歌唱那样需要恒久不变的良好身体素质。

我有时问自己，将来到我该离开舞台的时候，我是否会难以做到。我当然不希望成为一个被人们这么议论的歌唱家：“天啊！他还在唱！他不懂自尊？”我能想像十五年后我自己演音乐喜剧的样子——如我所喜爱的西班牙版本《窈窕淑女》中的希金斯教授，或者其他流派大师的角色。但我确信直到我本身完全摆脱了舞台癖才应开始建校的计划。那时我将有可能把时间全部分给乐队指挥坛和学校。我满怀喜悦期待着未来。

(任念麒、汪乐春译)

萨达特 (1918——1981)

走向自我解放

埃及总统。1938年在开罗军事学院毕业。1950年加入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参加推翻君主制度的武装政变。1956年支持纳赛尔当选总统。1964—1966和1969—1970年任副总统。1970年10月15日当选为总统。1978年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1981年10月6日阅兵时被刺。

当我发现我自己已在卡拉赫·迈耶丹监狱五十四号牢房时，是下午五点半钟。我环视周围，一切都与外国人监狱大不相同。没有床，没有小桌子，没有椅子，没有灯，什么都没有，只有用沥青铺成的地面，有些地方铺着用粗糙纤维织成的“席子”，以便让人们裹着一块其肮脏程度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出来的毯子躺在上面睡觉。

至于牢房的墙，在冬天昼夜渗水。在夏天，不计其数的臭虫大军和水一起将墙壁遮盖了起来。臭虫怎能同一刻都不干涸的水生活在一起呢？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我生活了整整一年半，没有书，没有笔，没有收音机，没有电灯，什么都没有。在这期间，他们陆续将这一案件所有的被告都转移到了卡拉赫·迈耶丹监狱。当然每个人都是单间牢房。这是我们的权力，因为我们还在待审中，而且我们也不能押到那些专门供已判刑的小偷、杀人犯、毒品商和盗窃犯用的大牢房去！——据我所知，在罪犯看来，这最后一种人是最受人尊重的。

一开始，我们每天被允许单独放风一刻钟。随后，在将我们转到传审法官那里后，每天早晨和午后各放风四十五分钟。在放风时，他们允许我们见

面和交谈。我们谈的几乎都是我们在这该死的监狱里的遭遇，尤其是厕所。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难以在里面大便，它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迫不得已到那里去时，我们必须一块儿大便，这就如同人们在丛林或在农村所做的一样。但事实上，比那还要糟，因为那里的地方是宽敞的。但在监狱里，厕所的容量是一千人，而经常都是几千人使用它。这对我们的精神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此，埃及的每个监狱都单辟一间房子作疥癣室。不少囚犯患有这种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肮脏的环境中到这更为肮脏的地方，监狱中来的——这个病很快在他们当中流行起来，就像以前宰敦集中营在我们的兔群中流行的一样。由于命运的安排，在监狱里兔群和人类之间已没有什么区别（在我执政后，所有这些我都进行了处理）。

在这种许多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中，我生活了整整一年，由于我出生在农村，后来又在武装部队中经过艰苦的磨炼，我忍受了这种遭遇，因为像这些事情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

由于同我们一起的一些被告者的家属向大人物们说了情，在后一个阶段——差不多一年以后——他们允许我们用调羹吃饭，并在牢房窗户上安装了玻璃，所谓窗户只是在墙壁的上部开的一个小孔，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天，它永远开着。

在这一期间，待审的人必须在监狱吃饭，或向监狱外面承包人那儿要，当时有一个承包人在监狱对面开了一个小店。早餐时，他给我们送来一点儿蜂蜜，面包和奶酪。也许还有别的东西，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从没有从他那里要过午餐，因为单单早餐一个月就要花费七镑半钱；我的家属在多数情况下负担不了这笔费用，因为他们没有钱。

有一天，穆斯林兄弟会的督导员谢赫·哈桑·巴拿同我的哥哥塔拉特进行联系，告诉他，协会每月拨给我的家庭十镑钱。我在明亚的马古斯集中营时我的军官兄弟们也曾这样作过，但在拘留结束后，这一财政援助中断了。在我逃跑期间也一直没有。我回到监狱后仍然如此。也许他们忘记了；真主宽恕他们。

后来，哈桑·巴拿承担了这一义务。他每月给我家里十镑钱。当时我的哥哥塔拉特付不出我的早餐费，甚至当时十二个吉尔什一瓶水果盐^①的钱都付不出。我在监狱时，每天早晨先吃水果盐，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将近三十年的一个长时期中我没有离开过它。除此之外，他们后来允许我们在待审期间使用床、桌子和椅子，条件是我们每天付十个

① 据说这是一种野果，经泡制后，可冲作饮料，略带咸味，有健胃作用。——译注

吉尔什的租金。

尽管关在外国人监狱里的人都是一些小人物，尽管普通监狱是专门关押埃及人的，但区别是明显的。在这里我们要付钱。付什么钱呢？又粗又硬的稻草垫子，它多半是用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纤维织成的。而在外国人监狱里有柔软的铺垫，充足的电灯光和食品，而且，所有这些都是无偿的。甚至在监狱里，在我们——祖国儿女——和外国人之间也有种族歧视。

然而遗憾的是从阿斯旺到亚历山大，我们的监狱都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当我去捣毁塔拉赫监狱，作为结束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时，我拿起镐头就砸。我觉得这个监狱的墙壁就是卡拉赫·迈耶丹监狱的墙壁。渗进了水的砖又酥软，又潮湿，镐头还没下去就碎了。去掉了墙皮以后，我感到一股潮气。我看见蟋蟀从砖和墙皮之间跳了出来，这是一支无数的蟋蟀大军。它的样子很丑陋，但我一刻也没有放下镐头。我继续紧张地砸墙，我一定要将它砸掉。他们设法阻止我，但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我很好。重要的是，拆掉这些监狱，在它的上面建造人们可以生活的监狱。因此，我命令建造一些具有全部卫生设备的新的监狱，同时，它还要有利于生产，使囚犯在囚禁期间不至在四堵大墙之间消磨时间，无事可做，靠社会赡养，而应该对他有

益，于人有益，使他们从监狱出来时，能学会一种新的手艺，并有一部分在监狱靠劳动挣来的钱。的确，我们在拆除了卡拉赫·迈耶丹监狱后新建的监狱里开始进行试验。这所监狱现在仍然存在于开罗——亚历山大的沙漠道路上，在它的一侧有一块开垦了的土地，囚犯们白天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水果。在卡拉赫·迈耶丹监狱的旧址，建了一个供人民游乐的公园。

.....

二

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人们无法逃避，它们是战争和监狱。在五十四号牢房里我日夜孤独地生活着，形影相吊。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因为那时许多事情忙得我不可开交。我作军队工作，又搞政治，同时日常生活的潮流又使我每到一处总得忙于应付。而现在，我生活在五十四号牢房，与外界没有联系，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一无所有。

我无法摆脱令人可怕的孤独。我只有孤独地生活着。我的确是孤独地生活着。但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看透自己，好像有一件东西将我和自己分隔开了。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但我没有完全理解它，因我无法将黑暗转移到光明的地区去。